

文藝電影

第一集

文藝·電影·戲劇·漫畫





中“活復”在坦斯娜安

992-755
577

獻詞

「文藝電影」誕生在新年的歡喜聲中，理應使人們歡天喜地。但是在這苦悶的年頭，裂開嘴唇，大笑也頗不易，因此我們也不想以逗笑為目的，雖然這裏也有不少清心悅目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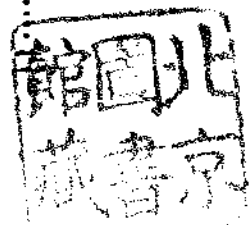
「文藝電影」決擔負不了什麼重大的使命，這年頭……！好罷，在沒有白米飯可吃的時候，喝幾口清薄的小米粥也可以行就生活下去。好在這是各藝術部門的綜合刊物，需要藝術食糧的人們，到底還可以得着相當可口的點心。假使想吃得飽，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決不說謊，但是也很難信口道出比本期所做到的更真實更有用的話：——這是我們的誓詞。同時：

恭賀新禧！

目錄

人物小記	沙汀	四
畫鬼	羊棗	四
論演員	章泯	六
話舊	沈西苓	八
漫畫三幅	靜生	九
東島旅程	王瑩	十
美國新文壇近訊	念	十五
德國戰時的文學和演劇	黃念中	十六
罵街	盧天	十八
安娜斯坦在復活中及在娜娜中		十九
風流寡婦一畫面		二〇
重荷者	吳印咸攝	二一
裸女	吳印咸攝	二二
結晶	周鑑譯	二三
小姐的悲劇	白薇	二六
苦言沙	魏育	二七
半張紙片	黃嘉音譯	二九
狂北陵	戴平萬	三〇
「大路」兩畫面		三一
「生之哀歌」兩畫面		三二
舊戲中爲什麼產生了象徵主義	張庚	三三
胡蘿蔔鬚電影劇本	方均	三九



人物小記

沙汀

在一條靠近城牆的小巷子裏，在那盡頭處的一排破房子當中，同着他的寡媳，和一個十歲上下，發育不全的孩子，老頭子像一匹「地牛」似的生活着。他看不見天光，也看不見一切事物的像貌，白日和黑夜，在他是沒有多大的分別的。人們叫他做「公鷄」。

然而這可憐的眼睛的失職，雖然使得他一切日常的行動，都要仰仗他那從一羣難民隊裏，用那種買賣鷄鴨時「過秤論斤」的方式買來的孫兒推動，這卻並沒有阻礙他對於銀錢的愛好和辨認。他祇要謹慎地去利用他那十分機敏的觸覺和聽覺，就夠了。

當收到一塊洋錢的時候，他總先用大指頭去審慎一下花邊的勻稱，然後拏兩個指頭箝住適中的地方，放近挺直的鬆鬚邊吹一口，再送往耳朵上去。有時候碰見聲譽惡劣的人，他儘可以再拏到口裏去麻煩一下他的牙齒和舌頭。至於銅元，不管在這奇怪的省分裏是如何的複雜和作弊，那啞假破濫的識別，他只要在台子上擡幾下，在手裏過一過，就明明白白的了。

他本不是這城裏土生土長的人，十多年前，爲了躲避土

匪的麻煩，才從鄉壘裏搬來的。他的失明，也就正是這時期的事。在一個冬天的夜裏，老頭子的獨生子被土匪們綁架去了。那頭目起首是把嘴張得很大的，開口了一個足夠使這個愛錢如命的人破產的大價。但直到把價目減低到十分之一了，老頭子還是不動聲色，也不看一看那可憐的媳婦臉上的眼淚。這一半是爲了那兒子濫賭的惡習，一半是想用他那急死人的冷淡來等候一個更低的數目。但是在這樣矻持了半年之後，那兒子被撕票了。

他在這城裏還沒住上一年，便和一切的需要「急錢」用的人弄熟識了。因爲銀子錢藏在床腳下固然不必担心老鼠和小偷，可是終是不會生兒子的。他和他們的往來，就祇爲了放賬，從一塊錢到五塊錢，用記算印子的方式歸還。可是實際上，因爲眼睛的關係，他倒並不注意那些麻煩的手續，他祇須依靠他的記性就夠了。

爲了這原故，他把一切放賬的日頭都歸劃在初一和十五。這可以使他記憶力格外真切，即是一時忘記了，那城外面廟子裏的鐘聲總會提醒他的。「今天十五呢，」他自言自語地說。於是便動手咒起他的媳婦來了，嘮叨着他會攪妥

了他的時間。「您這個媳婦，」老人咬着牙齒罵道，「叫您早點燒飯，您這個媳婦，……」

他平常總是十分鎮靜的，但一到了這時候，他便要顯得焦躁不安了。然而由於他那不好惹的名聲，實際上，那些債務人是從沒有躲開過他的。說起來也無從躲避，因為這全體都是些有職業的人：剃頭師務，鞋匠，提籃子的小販，等等。沒有職業的任何人的張羅，他祇會簡捷地回答「沒有！」便把兩支手向袖管一插，偏過臉去，往椅靠上一躺，聽便是怎樣的賭咒，再也難得着他一個字的答復了。

可是他的做人雖然嚴刻，而他那很顯著的眉棱，和那粗硬的鬚鬚更使他顯出一種撞不得的正經，恰像一個道學先生的像貌似的，那管就是那個十分尷尬的剃頭匠尤二，在付過到期的債務之後，卻也可以隨便和他開開玩笑，抹一下他的屁股，說：

「老蝦子，幫二爺他們退退心火罷。」

「雜種，您少作些孽！」他擺一擺下半身，半氣半笑地回罵了。

然而對於那些不守信用的人，他便要依着他的性子泡製了。而這樣的人確在他的手裏，即使是補鍋匠老張那樣強項的人，也會像麵包師手裏的麵團似的，完全失掉了自主。因

爲他會糾纏着人不放，并且一點也不爲觀瞻作想地乾嚷着。在必要的時候，他還會扶着那給他牽路的孫兒，躺倒在坭地上去，拖住失信者的脚脛不放。

「喲，還踢我呀！」他放開嗓子地嚷道，「好，我借錢都借錯了呀！我是個瞎子，我是個瞎子，——打死人……」

「您要起來呀。」那滿臉鍋烟的脚色輕化了。

「起來嗎？」但老頭子繼續拖住鍋匠的腿脛說，「有這樣容易嗎？我是個瞎子呀！……」

爲了這一幕的轟傳，在這城裏，老頭子成了個有名的人物了。「那個老蝦子您都惹得麼？」人們都這樣批評他。但在幾個老年的人嘴裏說來，這倒并不值得怎樣驚奇。因爲遠十多年以前，他們便傳說過他那值得銘記的品格了。雖然這是一件看來似乎平常的故事。

那時候還沒有反正。爲了一段山地的爭執，他被鐵繩子套了頸項，給一個差役看管起來了。他雖然那時還不到五十歲，但他那新死的父親的行爲，對於這個兒子，并不像對於一根電杆一樣的毫無影響。他就是一個出名的「狠人」。在殭持了一年之後，因爲他那遺傳得來的尖刻和韌性，老頭子終於勝訴了。

當那個臉腮下陷的訟棍，把這消息預先告訴了他之後，

他簡直抓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從那張他們談話的空桌子

的口氣說道：

上，彷彿穿了一雙新鞋子一樣，他很不合式地退轉到自己原

「憑良心，給我割四兩來罷。」

來的位置上。那看管他的人，背靠了牆，雙手抱住膝頭，

於是他一點含糊地把肉切好，煮在客棧里的小灶上

不住地打着呵欠，沒有睬理他。但是，這個當事人忽地把兩

了。當守着煮熟了的時候，他便紅着臉叫那差役去代他買了

支袖管挪上手灣上去，禿頭禿腦地說道：

一個小錢的胡椒。這胡椒是整的，沒有磨細。他攔在手心裏

「媽的，買點肉吃了再說。」自從吃官司以來，他就沒

看了看，望着他的伙伴說道：

有見過油腥了。

「怎麼不買細末呢？」

「好呀，我去買罷。」那一個立刻停止了呵欠。

「你一個小錢……細末！」

「不，……兩個一道去不好麼？」

「這才是……」

他想到翻悔，但終於被那時的勝利的心情戰勝了。於是

他很為難地向四處張望着，彷彿在尋找一種適當的用具

他便立刻走遍了那所有的屠架，用二指撥轉着每一塊豬肉細

似的。末了，他拿那支空手的手臂擦了一下額頭，便把胡椒

看。等到有幾家，那些遍身油脂的脚色說起冷言冷語來了，

吞進嘴裏邊去了。於是趕快嚼了幾下，這才直接吐進湯鍋裏

他才膩膩滯滯地把手伸入袴下，用那種明知道自己吃虧定了

面。他一點也不含糊地加上香料了。

畫 鬼

羊 糞

孩子很歡喜畫，常束塗西抹，雖說不上好，

他用紅洋火頭打濕了在石板上畫了一個鬼，等那同

鬧得一個宿舍全醒了，連訓育主任都跑進來。結果

但無論畫什麼總有點樣子。人都說他是有美術天才

學睡着後擺在頭邊，再尖裝鬼叫，那位同學驚醒了

在內，他都說那個鬼畫得好，而且「像！」比畫人

的，祇要好好的教，將來不怕不成名。

耳朵裏只聽見尖溜溜的聲音，一張眼，一個放光的

還「像！」於是孩子不畫人了，祇畫鬼。

他的同學有一個出名怕鬼。孩子愛搗蛋。一晚

小鬼就站在他眼前，嚇得他縮頭攢進被窩裏直叫，

放假回家來，帶了一大包成績，一張張地翻

給我看，說：

「爸爸，你看，這些鬼都是我畫的，像不像？」

我不響。

孩子有點失望似的，仰着頭問：

「不像嗎？他們都說像呢！」

「像不像，我不能說，」我手摩着孩子的頭，

眼對着他的眼，打量着他說，「比方這裏畫的是你，我現在看見你的人，看見你的動作，看見你的神情，我就知道畫得像不像，好不好。我沒見過鬼，我怎能說你的鬼畫得像不像呢？」

那麼爲什麼他們都說像呢？」

「他們說像，自然有使他們說像的原因。現在且不講，你跟我來。」

我把他帶到客堂裏，指着壁上掛的他的婆婆死後請畫師畫的遺像，問他：

「你是見過婆婆的，這張像像不像？」

「不像，」他一點也不遲疑地回答。

「爲什麼？」

「這樣死板板的。婆婆不這樣。」

「那麼你給婆婆畫一張。」

孩子呆了一下，歪着頭好像一面想，一面說：

「婆婆……我祇記得不是這樣死板板的……我……

我記不清了。婆婆死了好久。我……我畫不出。」

「一定要畫。」

孩子最怕我動氣。這次他也以爲我認他畫鬼不

好，生怕我動氣，祇得委委曲曲地拿了紙筆來畫。

吃午飯時還沒畫完。走去一看，紙撕了一滿桌

子。

「怎麼哪？」我問。

孩子苦着臉，眼向着那幅遺像，帶哭聲說。」

畫來畫去，總是死板板的，跟這像一樣。想不照它，照自己記得的一點樣子，又實在畫不出來，一

動筆就是這死板板的東西。」

「哈哈，」我笑說，「鬼你畫得像，死了的婆

婆你就連畫都畫不出了。」

孩子一聲也不響。

「究竟是什麼道理？你說說看。」我追問。

孩子兩隻手捻着衣紐子，遲疑了半天，說，「

鬼，祇要一拿筆就畫出來了，沒有不像的；有時候我不善新樣子，還好抄，抄來的也都像。但是婆

婆，雖然死了，那影子總在我心裏，想畫，畫不

出；畫出來，又總不像。真不知是什麼道理。」

好孩子，「道理你已經說出來了，」我拍拍他

的肩膀說。「鬼是沒有一定樣子的，是人心裏幻想

的東西，誰也沒法說究竟該是怎樣的，因爲誰也沒

見過。祇要畫得怕人，或者傳視的差不多，大家就

都說像了。那還不是自己騙自己嗎？但是婆婆，你

心裏已有過一定的樣子，可是你的小時候的映象不

深刻，漸漸淡下去了，同時你現在的感觸又受了這

張遺像支配；所以你想畫，畫不出；畫出來，又祇

是描的這死板東西，不能自己騙自己說像，鬼你能

畫，因爲畫的不是鬼，是你的幻像；婆婆你不能

畫，因爲婆婆是過去了的真人而這真人是你所不深

知的或遺忘了的。好了，吃飯去吧。」

這年把來，爲了主觀的或客觀的原因，作家們

都歡喜用神話或歷史的題材寫小說。寫神話，反正

和畫鬼一樣，無人能說不像。至於做歷史小說，可

就像孩子畫死了的婆婆——畫出來，也祇是些照遺

要是我們對於演員的觀念，不是這

樣的：只是導演人的一種單純的機械的工具；而是有他一定的創造的，有生命的藝術家的話，即是說演員的表演不僅只是導演人藉以達到他的目的之手段，並且它本身——表演——還是一種創造的活的藝術；（演員的表演本身之成爲創造的藝術，不但對於導演人的目的無妨害，並且還會加強全劇的整個表現效果；劇之獲得最高的成功——自然主要是在那內容——除導演人的藝術是賴之外，其次就要靠演員之創造的藝術了；演員之創造的藝術越高——自然有其一定的限度——那整個的作品的效果也會越大。）演員不僅在藝術上對作者及導演者服務，同時還同他們一樣對某一社會服務呢；這樣作爲一種完全的藝術家之演員，像劇作家，導演家及其一切藝術家一樣，無疑是應首先對於社會有種正確的認識的，這認識的深淺正與他的藝術的成就之高低成正比例，這是與劇

作家和導演家沒有兩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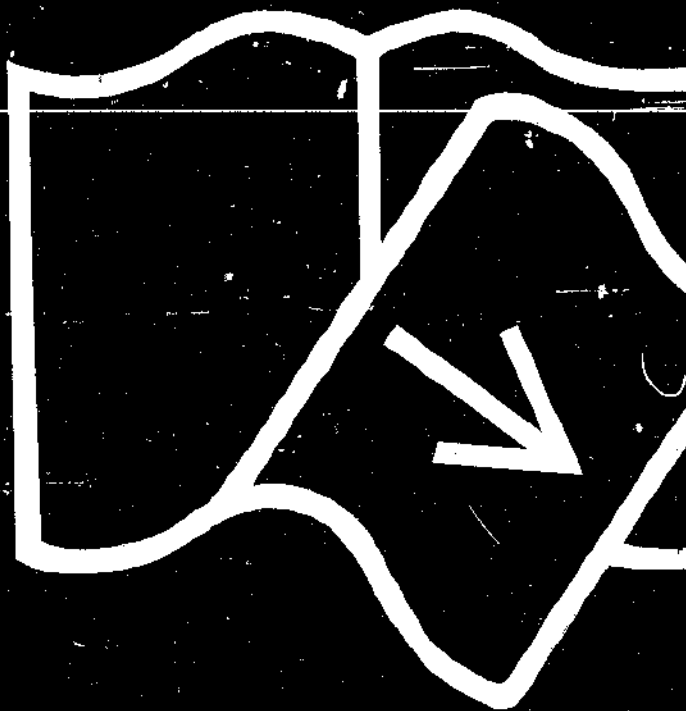
演員只有首先獲得那種正確的社會的認識來作爲基礎，這才有在在一種作品中，在他全部的表演生活中，在他對某一社會的服務中，充分地發揮出他的藝術的機能之可能；因爲——簡單點說——一劇中的人物——特別是那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情感，行動以及各種習慣，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他所處的一定的社會生活決定出來的，我們對於他的表現，無疑是要對他有正確的了解才能爲力；而這對他的了解，如不根據一定的社會認識，就會了解得不深不盡，甚至就根本不能了解；演員對他的表演，頂高不過是一種庸俗的，膚淺的，無生命的摹仿，甚至有時還會弄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這就是一劇中的某一人物的了解，表現方面說，演員應對一定的社會有充分的認識。這社會的認識是決定那人物的了解，也就是決定那人物的表現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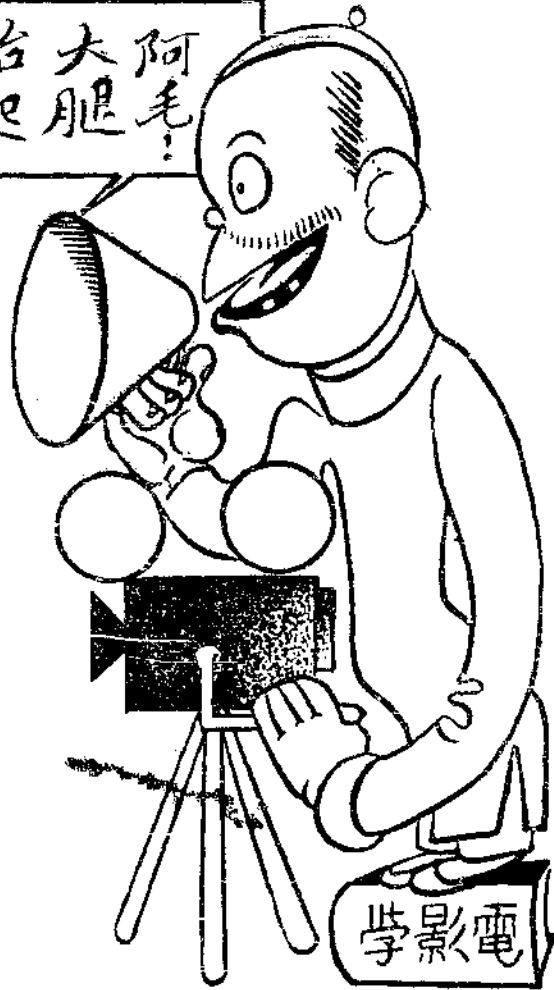
因爲劇中的某一人物不過是全劇的構成之一有機的部分，他的思想，情感，行動以及各種習慣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其他部分協力完成全劇的主題的，所以演員除依據一定的社會認識來詳細地研究，充分地了解他所担任一角而外，還必得對於一劇的主題及共同完成那主題的其他部分完全明白，即是說他還應把全劇加以研究，獲得完滿詳盡的整個的了解。至於那只讓演員知道他的一角，甚至只讓演員分離地了解某一場面——這種「愚民政策」在作爲社會的藝術家的演員是不容許的，因爲有這樣的幾種不利的情形：

一，使演員對於他所担任的角色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爲某一人物是全劇構成之一「有機的」一部分，是與其他各部分協力完成全劇的主題的，演員的表演的完成和效果或是人物的表現還是依存于其他演員的表演或其他人物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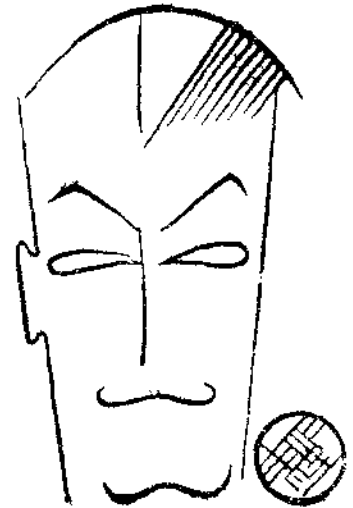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阿毛！大起腿！
今年呀！來選我！
你！做！皇后！



33.

CLIMAX!
Camera



臉子主義的明星制度

東島旅程

——病的一週間——

(一)

一個靜的可怕的深夜，聽着自己的微息的呼吸，和着敲在玻璃上的，那淅瀝的沒有完結的細雨；熱度深深地炙得肢體有點痛楚了。重重地裹着兩條頗厚

本文作者近影



的棉被，轉側了幾次身，把有點熱得炙人的臉，伏在冷冷的墊褥上；於是，一些混亂的，零碎的思索，便一條線似地，不斷地在腦子裏昏昏地轉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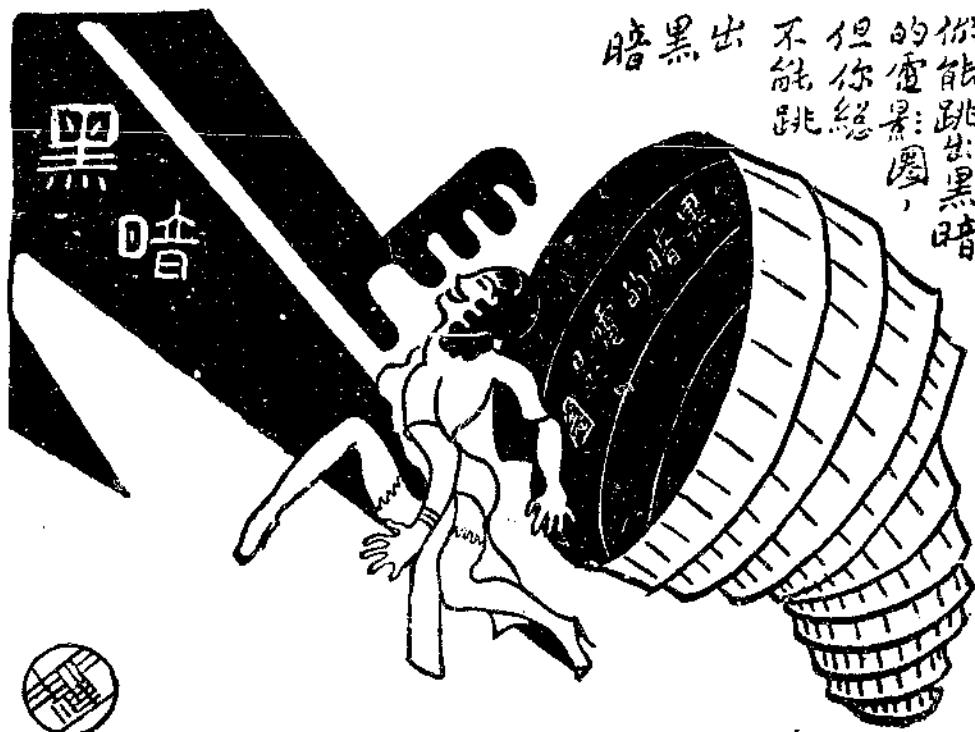
「唉，今夜又得失眠了！」輕輕地嘆息着，便扭亮了枕邊的電燈。在一個小的手提箱裏，揀出了兩年前的記事冊和一些信，慢慢地讀了起來，便這樣地，把這病中可怕的失眠夜，悄悄地，消磨

到了遠

處，聽得
啼聲聲
，和微
微發白
的清晨
。讀了
過去的
一些日
記，便
不禁感

到，兩年來，生活對於自己，真是指示得太多了。那些冊子裏是藏着一個初

你能跳出黑暗
的圈子嗎
但你總
不能跳
出黑暗



跳進社會來的人，一些痛楚和悲哀的，那呼聲是帶着血的。兩年，那真是八十年般的悠久呵！可是，此後呢，我還

得要生活。那些在開始感覺着受不了的
誣蔑和打擊，現在想起來，真是平常得
使自己只有苦笑的份了。我知道我是越
來越鈍感的了——鈍感，在某一方面看
來，未始不是幸福的事，然而，一看到
那些天真的孩子們的時候，自己的心便
也會制止不住地發疼的。假如，你和孩
子們說：『海是多麼的深呀！』他會抬
起了小臉，睜着大眼睛回答你說：『海
嗎，不是和我家門前的小河一樣的可以
跳進去玩的嗎？』在那樣的時候，你還
可以說什麼呢，你是只會感到自己是多
麼的愚蠢，和失去了天真的可憐了！

『時時都像悶在一間不透氣的，有
着萬千微生物的地窟裏，我窒息，我呼
吸不自由，我是多麼渴慕着那有太陽的
光明的世界啊……』

『……我爲什麼要無辜地負些不名
譽的冤枉呢，我想喝一點酒，那會使
我好過一點的，我不能想起我自己呢，

我受不了這世間的一切冷酷的待遇和摧
殘……』

在那些冊子裏，有兩段是這麼寫着
的。

晚報上的氣候欄，預測着今天是晴
天的，但，還是那麼陰暗地落着雨；樹
葉子被風刮得沙沙地發着響。富美子早
晨替我測驗體溫的時候，便愁苦着一張
臉，怪無與致地埋怨着天；在聽到她和
妹妹到會社裏去，關着欄子門的時候；
兩個人還在不斷地：『真厭人的呵！』
那麼地發着怨聲。

脚步声在雨聲裏消失了，知道她們
已經通過了院子走在街道的那面了，便
鎖上了房門，揀出了幾本看過了的屠格
涅夫的譯文，安心地，靜靜地讀着。雨
天，對於一個躺在疊席上的病人，那該
是一個很好的賜予的吧；沒有金黃的太
陽和小鳥鼓着翅子的聲音，引着自己想

到外面的可愛的世界，在雨聲裏，自己
躺着，屋子是微暗的，安心地讀着書，
真有點安適和平靜之感了。

『從冷淡的嘴唇上，傳出了她的死
亡……』

『她的墳墓是冷清清的，無人問
的，但是死神，
還不能使她那溫柔的靈魂，
擺脫那狡猾的誹謗……』

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裏，我讀到了這
樣的詩，一個在外表對於生活含着滿不
在乎神情的艾霞，便飄然地顯在我的面
前了，她曾經對她的朋友說過，在女朋
友中只有我才能了解她，可是——該是
多麼傷心的啊——我並沒有了解她呢，
至少，我可以這樣地說；我就絕沒有想
到，她會絕望到連活下去的勇氣也沒有
的。當兩年前的一個冬夜裏，那時，我
們相識了還不久，偶然地聚在一起談天
的時候，她第一句話對我說的便是：『

不信任一切的人！」

「可是，我怎能不信任別人呢，在我的生活中，我是信任我自己的。」我完全不同意她的話，「在這龐大的宇宙裏，難道一個可信任的人也沒有嗎？」

「沒有，一個也沒有！」她堅決地回答着，我惆悵地望着她的臉，却發現了，在她那笑得很起勁的臉上，靜靜地掛着了兩道淚痕。

「我們到空氣好一點的地方去走走吧，公園裏去可好呢？」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可以安慰她。

「我爲什麼要在那樣冷清的地方去做傻子，去回憶過去的一切來流淚呢？」她拒絕了這提議，「我倒要喝一點酒哩，我們去跳舞吧，我是沒有人管的，沒有人管的啊！」便抽咽地哭了起來。

——她不願做傻子，她說：「我爲什麼要做傻子呢！」但她可說錯了話了，只有她才真的做了傻子呢！

秋天。是憂鬱和寂寞的季節。

在尖厲的晚風裏，在夾着了一些焚着枯葉的炊煙裏，哀愁，一塊鉛似地，重重地在心底沈澱着；想到了被難的祖國，想到了在艱苦中掙扎着的一些友人們，想到了在困難的境遇中生活着的自己，還不能免除一些意外的惡意的中傷和襲擊，一種生的空虛和寂寞感，便會嚼碎了自己的心。

早晨，掙扎着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給遠在舊都飄零着的琪；不勝其感慨和懷念地，我是這麼地寫着：

親愛的琪姐：

大家都是飄流慣了的人，在苦痛的跋涉中，有時是需要着得到一點兒休息的，但，真的歇着的時候，便又整天地要插上翅子才好似地飛走了。——在溫暖的家園，還不能安心

地靜下兩個月的你們，現在，又超超地跑到古老的北平去尋食去了。

「他們走了，給我留下來的，是一堆堆的空虛，我到站送他們，是清晨，落着毛毛雨，大人們的心是藏着了深深地淒楚的，而小孩呢，還在高興地吃着糖……在嘈雜地別離聲中，他們最後給我說的是：我們願意在塵途中嚐那生底苦味，在家裏，是喂肥了身體，餓瘦了靈魂！……」

在到東京的第二個星期日的早晨，接到琰的第一封信，他便如此地對我述說了你們的近況，當時我感覺到了一些酸酸地苦味，我默着，實在，我們都是一些沒有家的可憐的孩子們，我們是永遠地奔波在旅途

上的，遙遠地，無限長地，可怕而又是深味的。

一直地，爲了彼此的行蹤的無定，不曾有過連續到三封信以上的往覆，但，在我的心中，只要一思念到你們；便會顯現着，那在生命中冒過無數驚濤的超哥的堅定而又似鉄般的臉，還有你，我的親愛的姐姐呵，那倔強而飽經愛患的面龐啊，什麼時候都是使我感動着的！

『唉，只是一朵花似地又有什麼用呢，你要站直起來做一個有意義的人，一個有着偉大志願的人呀！』——記得過去的那些日子嗎——每當我對於一切感到畏縮，或是一些古怪的女孩子的性子發着的時候，你便托着我的臉，嚴嚴地

指責着我：在學校裏（我總一想起來便似昨天的事似地）你遠遠地跑來探望我，把二寸長的大針插在衣襟上，在寢室裏，一個人悄悄地低着頭替我縫着棉被，當下課鈴響了，我發現了你，跳起來攀着你的臉吻着的時候，你便溫柔地微笑着，『怎麼又把衣服穿得這麼單薄的呢？』那麼細心地察看着我，可愛地輕輕地說着話：而每次來，枕頭底下，抽屜裏，總有一些零食擺着的。——那時，你是正在戀愛着了。你雖不曾說，但，我是很明白的：『哼，這些糖，該又是那個怪物送給她的吧。』想着便賭氣地把牠拋在一邊，但，見着了你，便又只得默着了。實際上，你已經成爲了我的精神上的母親了！

在一個短短的清明的假期裏，你見我回來了，便高興地忙碌着，在狹小的扶梯的邊沿上，專心地烹調着我平日愛吃的小菜。不知爲了什麼我忽然會在你的外衣的口袋裏發現了超哥寫給你的詩，依稀記得裏面有一句是這麼寫着的：『……月光下淒涼地她去了……』我想到你會待別人好，想到你把這些瞞着我，便傷心地俯在書棹上哭起來了。

『爲什麼呢，唉？』你慌忙地跑了進來，『什麼時候才把這古怪的女孩子氣除掉啊！』

『他……，他還給你寫詩呢！』好像受了長久的委曲似地，索性地放着嗓子哭着了。『不講理的孩子啊，他也不喜歡你嗎？你是我們的可愛的小妹妹哩，我們永遠也不離開你的。』你替我拭着眼淚的時候，我抬起了頭來，却見着你在微笑了，那微笑是那麼明朗地。『我們結了婚也要和你在一起的呢。』

「哼，我才不高興呢！」
便一溜煙似地跑到校裏去了。

——唉，那些往事啊……

而我們，終於爲了一個重
重的生活的担子，便沒有
挽回似地各自地奔波在塵途上
了！此刻，你已經是一個孩子
的母親了，親愛的姐姐呵，我
知道你是永遠地倔強的，永遠
地不會變的。你至今還是以勞
力來獲取生活，在安碌中，你
怕餓瘦了靈魂，唉，多麼一句
驚人的可愛的從你口裏吐出來
的話呵！「餓瘦了靈魂！」
自己，從小對於家，就
感不到較深的溫暖與感情，在
我，失去了母親，便失去了家

嘉寶型面部特寫



了！在生命的大海中飄浮着，
作了黑夜中的燈塔與啓示的彗
星的，便是：「友誼，」那些
可親可敬的友誼呵！

你曾經要我不要做一朵

花，姐姐，我要大聲地告訴
你：「我已經給生活磨鍊成鐵
似地了。」我一直地，都是站
得直直地，雖然，這使我嚐盡
了那麼多的磨折和酸苦，但，
那算什麼呢，在艱苦中才能獲
得有意義的生存呀！

瓊在我臨行的時候，曾在
信上這樣地寫着：「今晚公餘
友人出國，在鬧熱中我傷感
着，想到了你，惜別的心是雙
重的！」還錄了東坡和李商隱

的詩當中的一句：「相見時

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燭成灰
淚始乾……」可說是寫盡了人
生！姐姐，我們的友誼不正可
以和這相比麼？

過去的一些影子，在寫好了的長長
的信頁上，迷糊地閃躍着，沉重地，用
手蒙着了那炙熱的臉；衣袖和胸襟不知
在什麼時候濕透了淚了。

各有觀
象不同



美國新文壇近訊

念

邁卡哥爾德等所主辦的「新羣衆」和牠的特約撰稿人的集團「約翰里特俱樂部」最近都有很大的改進和發展。「新羣衆」從本年一月起改爲了週刊，變成和「新共和」，「國家」兩雜誌同樣體裁的文化綜合雜誌。因爲這一擴大，同時，因爲對於過去狹隘的編輯方針來了一個改變，使得這個雜誌更加大衆化了，而對於許多自由主義的作家及批評家，採取更廣大的吸集方針，對於以前幼稚的燥進，建立正確的自我批評以後，實踐的創作方法的論文和新的創作都有無比的旺盛，使原來的紙面感覺了狹隘，所以像菲列德菲亞，支加哥，德脫羅意德等地方的一約翰里特俱樂部」都創立了獨立的創作雜誌。賈克康羅（Jack Conroy）主編的詩刊：「勞動詩人」（Labour Post）改名「鐵砧」（Anvil）擴充爲一般的創作雜誌；在紐約，也開始發行名叫「狂風」（Blaze）的創作雜誌和名叫「炸藥」（Dynamite）的詩

的專刊。最近在紐約又發行了名叫「巴爾其山評論」的隔月雜誌，以好萊塢的「約翰里特俱樂部」作中心的「南加里佛尼亞文化同盟」也發行了一「巴爾其山」。

演劇方面，「工人演劇同盟」發行的「工人演劇」雜誌改名「新演劇」，並增設了電影欄，跳舞欄。

「新羣衆」改爲週刊以後，除了照例有哥爾德周匝的評論和柯尼茲（K. K. Kinn）的國外新與文藝介紹以外，還有新進批評家格納威爾·希克斯（Grace Ho Hicks）許多精銳的論文，而關於國際文化的報道和批判也更進活潑。

因爲積極地大衆化和對於自由主義進步作家及批評家紙面開放的結果，新詩和新的小說的收獲十分的多。新的作家的提拔和進步的作家的吸集都異常旺盛，如倫布金（Grace Lumpkin）密納·培其（Myra Page）詹姆士·斯梯爾（James Steele）約翰·斯皮復格（John L. Spivak）威推克·張伯耳（W. H. Chamberlaine）羅柏特·克內頓

（Robert Grunden）等鉅鉅有名作家評論家們紛紛出現紙上。

最近「新羣衆」爲了獲得更優秀的新作，爲了刺激一般的新舊作家，特別聯合出版該雜誌的約翰德爾公司出一徵求新興小說的懸賞，賞金爲七百五十美金，約合中國金二千元左右，而且將來常選的新作在該公司出版時，版稅也歸作者。

至於「約翰里特俱樂部」，在一九三三年以後，全美國已經有了二十多個分部，發行了十個以上的雜誌，文藝組織有這樣龐大的，也少有了。

最近，以卡爾佛敦爲主帥，易斯托曼（Eastman）爲先鋒的「現代月刊」（Modern Monthly）和「新羣衆」捲起了一場論戰，論題是關於俄國文學的。最有趣的易斯托曼在論文當中牽及了皮涅克私人的事，引起皮涅克自己出來，寫一封很長的公開信駁答，內容大概否認他是財主，（易斯托曼說是俄國數一數二的財主。）並否認他留戀着「樂園」的美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德國的文學和演劇是完全聽從了大戰主謀人的意旨鮮明地直接地作了戰爭鼓動的工具。

文學方面，戰爭文學的出版的數量，驚人地發達；大的書店的窗內，除了關於戰爭的種種印刷物外，可以說找不出其他書報。那包含了戰時文藝的新聞紙，完全作了大部分民衆的日課。

所有那些文學書報的內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地歌頌戰爭的勇敢，激發對協約國——尤其是英國的敵愾的。「德國的行動是要求正義的」，「一切戰爭的罪惡和責任都在英國人身上」。這些主題都是披着激動的，挑戰的外衣不斷地被反覆着。

如果我們要從這個充斥着硫黃氣味的紙堆裏找到一本別緻一點的東西，那要算是那本所謂「德意志軍人的藝術指南」了罷。這是一本二百餘頁的袖珍畫冊，內容是有名的繪畫和其他美術史上的著名的建築物的照片和對牠們所加的說明。這些繪畫和建築的照片都是關於比利時，北部法蘭西，西部俄羅斯等處的東西，一句話，凡是德意志帝國所企圖佔領的地方的勝蹟，著者都搬到軍人們的眼前，而詳加解說，

他是想用燦爛的巴黎的寶藏，雄偉的倫斯的大殿，典雅的佛內米虛市的中古建築，神祕的克林姆宮中的奇蹟，去撥動軍人們的好奇心，而勇敢地爲了帝國的侵略送死。

詩歌方面，更是充滿了憎惡和稱頌。尤其是對於英國真是「燃燒起了毒辣的憎惡。」一九一五年發行的「呵，英國」的詩集，好多的詩人每人都作百篇以上的咀咒英國的詩歌，什麼「憎惡之歌」，什麼「神嘯，罰英國吧！」，「你英國嘯」，「對英國的憎惡」，「英國之歌」，「復讐」等等實質和形式都無大異的傑作，真是不勝枚舉。

「對那不信無義的英奴，難抑的憎惡的清焰在全國國民的胸裏正燃燒着」這是當時德意志詩人們的常調。然而他們的前線同胞們並沒有受到感動，他們所希望的是沒有這種詩意的「和平」，對於敵人，他們是抱着和這些房間裏埋頭案上的英雄們完全不同的見解的。

在文學史上，當時德意志的許多「憎惡」詩人也沒有留着什麼痕跡。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文學上，一切虛偽的，沒有內容的激動是沒有普遍性，也沒有永恆性的。

戰爭教育委會發行了「英國的世界勢力之滅絕」論文集，

撰稿人都是些名流教授，出版界更出了人民叢書，愛國叢書，國民叢書和卡伊柴爾叢書，都是充滿了仇視協約國，充滿了戰爭氣焰的書籍。

最有意思的要算是錚錚有名的經濟學教授桑巴特的「商人與英雄」一書，在這書裏他把這次戰爭描畫為英雄的事業，他告訴德國的青年們：中世紀的宗教戰爭和近世由於經濟利害和由於權力的野心的衝突而起的戰爭同是「信仰的戰爭」，同是「神聖的戰爭」。

因了教授的神筆，把這場流血千里的殖民地再分割的惡鬥，化爲了德意志神聖的行動了！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戰雲是迷漫了大戰初期的德國文壇，然而這種單調而淺陋的叫囂文學終於引起了慣於沈思，深於藝術修養的人們的反感和冷落，所以在大戰尚未終結時，這種文學已經呈了疲憊不堪的衰狀，這現象，在演劇方面尤其明顯。

演劇，和其他文化領域同樣，在開戰的初期，被戰爭情緒的颶風橫吹狂掃。舞台上只看見往昔戰爭中準備出征的鋼盔鐵甲，或長槍大炮的陳列。什麼「在戰野中的柏林」，什麼「神聖戰爭」，什麼「穿過硝煙彈雨去！」等等都是很流行的劇本。劇中總是動員時愛人朋友的惜別，離奇的再會，

巴黎的佔領，德軍的凱旋等等單純的情節，再來雜許多俗惡的詩歌，醜陋的裝置，下流的傷感和喧囂的叫喚，有時連實現戰爭的猛烈的熱情也不能做到，常常流爲十分低級的樂劇。(Meio Drama)

戰爭使得人們疲憊了，而這種舞台上低級的假態戰事更使人們煩厭，大家要求一種趣味高尚，調子不同的東西。但是創作方面除了對戰事的記敘和諷刺之外，再得不到旁的收穫，於是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古典作品，「返於古典」成了劇壇的主潮；莎士比亞的戲曲重新發出了牠們的號召力。這種古典的劇本在當時民衆之中的確起了很大的解悶陶情的作用，成了對於新聞紙的挑撥的言辭和街頭的興奮的宣傳的一種解毒劑。

和柏林同樣，其他的許多都市的劇場都扮演古典戲劇，鄉間的最通俗的舞台也再沒有那種戰爭的戲劇了。

大戰的最初，一切音樂廳的戲目也都充滿了戰爭和政治諷刺的節目，如對於加彭內，莎，愛涅德，古萊和俄皇諸人的醜化的歌舞，起初也博得觀衆的喝采，但是不久，這一類的東西雖然依舊扮演，但觀衆們已經不再喝采了，他們在歌舞之前大都只留意自己的啤酒和糖菓。

電影也是一樣，起初一切公共娛樂場所都只放映戰事片子或戰場實地攝影，不久也一樣地使觀衆感到無味。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大戰期間，在整個德國的文學和演劇的領域裏，除了反覆着一些古典作品之外，只得到許多宣傳性質的東西，大戰過去，牠們也跟着淹滅了。

郭老太婆在硬板床上翻了不知多少次身，心裏飛過了不知多少件事，直到東邊土牆上那塊方玻璃從黑暗裏露出了鉛色，他照常的想：

「該起牀了吧！」

可是，馬上，當她想起了要起牀，耳朵裏却還少了一樣什麼東西。愣着，她記起來了：

「雞還沒叫啊！」

郭老太婆太陽裏冒着火星。開開土牆跟的雞埕。差不多把整個的頭伸了進去，裏面一些雞毛，一些雞屎。什麼沒有了。她心炸開了。

打開板門，郭老太婆打了個寒噤，她覺得破棉襖太薄了。她愈發覺得自己可憐，老頭子死了，兒子滾到不知那裏去了，兒媳跟人跑了，這野娘子現在：

「我的性命那兒去了？」

她哀傷得又打了一個噤，鉛色的天把西村零零落落的草屋凝固着，屋頂上鋪着白霜，草坪上鋪着白霜，油菜地凍着白霜。什麼都空空洞洞的，沒有郭老太婆那隻老雞窠。

「吶！吶！吶吶！」

郭老太婆搖擺着發抖的身體，嗽着每一個屋角落，蹣跚了。霜地上一對對的留着三角小脚印。

「吶！吶！吶吶！」

沒了牙齒的鷹嘴吸動着，手又在腰裏。也不知道是生氣或是傷心，使她眼皮濕潤起來，一切是空洞。

「吶吶！吶吶！小性命那裏去了？吶！吶吶！」

郭老太婆搖擺着身體，吶着走過五個草屋，一切是寒冷空洞沒有她的性命的蹤跡。

王八爺從草屋裏跳出來：

「郭老太婆，你尋雞嗎？」

郭老太婆不應。

「吶！吶吶！誰捉了我的雄雞，要絕子絕孫拉！誰偷了我的雄雞，去換錢買藥吃拉！吶吶！一隻小狗從春山巖邊閃過去，郭老太婆趕過去，是小狗。

「我的小性命噯！什麼人偷了你鳥上發瘋病死拉！吶！吶！吶！」

「什麼人偷了我孤寡的鷄子要上尖刀山拉！吶吶！」

太陽從東方露出了淡江臉。老頭子們開開門，張張天，又縮回去了。女人們出來張張天，聚起來，什麼也做不得的互相望望。

「郭老太婆的雄雞給偷去了吧？」張七嫂問。

「西村此後一只鷄也沒有了，」阿林親娘嘆息

着。

「不知那個狠心狗肺的偷的啊！」八張嘴表明心跡地罵着。

「吶！吶！我的小性命回來吧！什麼人偷了你要不得好死拉！什麼人吃了你要爛肚腸呀！吶吶！」

郭老太婆心碎了。希望也隨着西村的草屋的末尾也交結了。田地，空洞地展開來，照着一層縹緲的霧。

郭老太婆迷着眼，心裏被絕望的眼淚湧塞着。坐到自己門檻上。擺開兩腿，老淚像雨般滴了出來。身子一上一下的搖着，雙手拍着泥土地。

「什麼人偷了我孤寡的雄雞要馬上瘟死的噯？」

「拍！

「什麼人偷了我的小性命要絕子絕孫的噯！」

「拍！

「什麼人偷了我的雄雞要上尖刀山呀！我的苦命噯！」

「拍！拍！

「老頭子你死了沒良心啊！留下我的苦命活受罪噯！」

「拍！拍！

「拍！拍！

「拍！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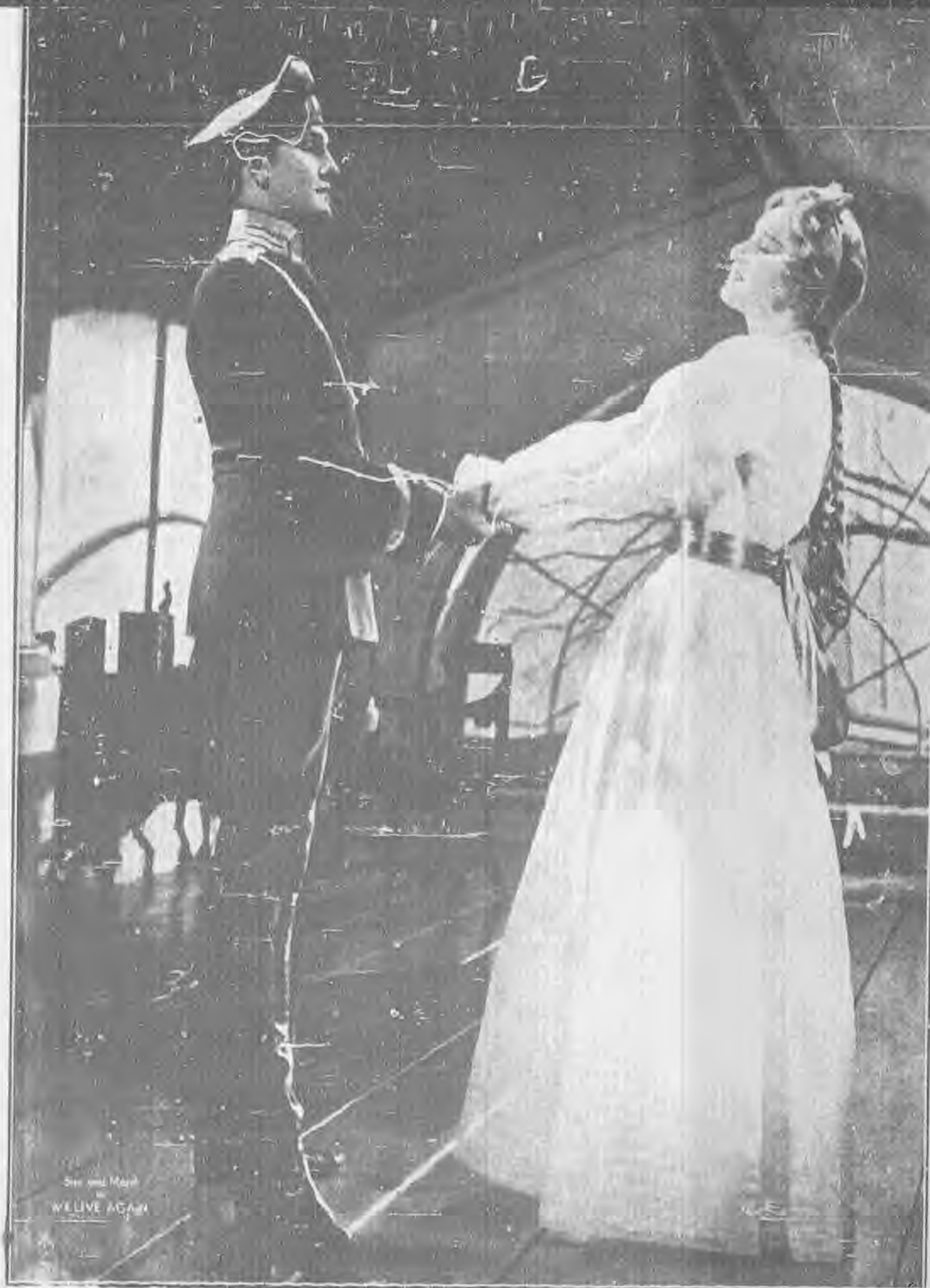
西村的草屋，草坪，田地，和人們，全在郭老太婆的頭裏亂舞起來。

太婆的頭裏亂舞起來。

安娜斯坦

在復活中

在娜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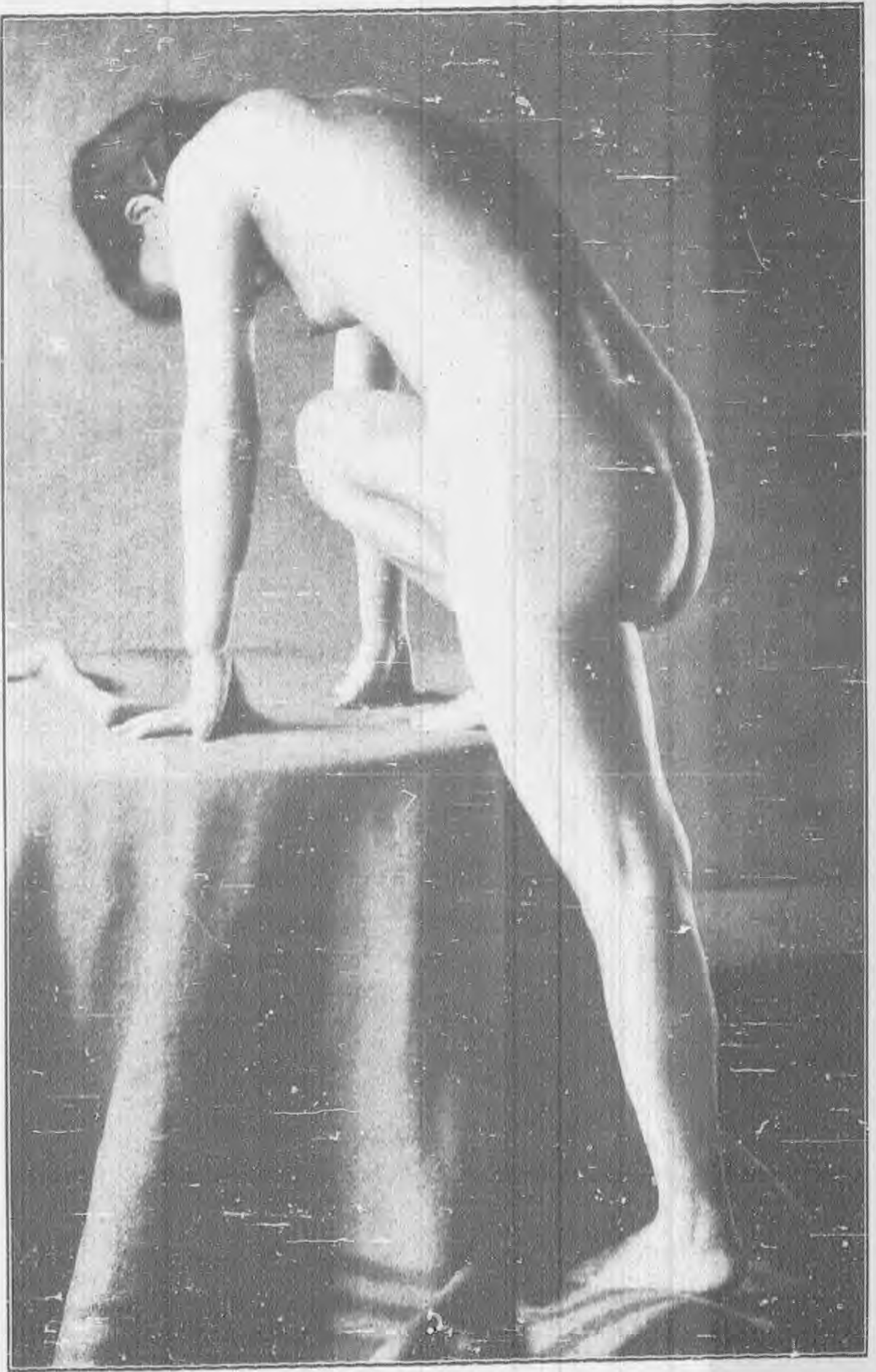




風流寡婦一畫面



重 荷 者 吳 印 咸 攝



裸女

吳邦威作

結晶

R. Pinyak作
周 鑑 譯

就在這幾個晚上，春像是忽然地降臨了。有好多日子下着毛毛雨，沒有一點太陽光；雪，夜間落得比白天快。在一個晚上，河流奔裂和氾濫了，從此以後，太陽從出到落一直露着面。深谷裏依舊鋪着殘雪，渲染着紅色，但是到下午山丘便乾了，第一朵雪花却已經在山腰上盛開着。

日子在無窮盡的風，陽光和天空裏過去。在夜色朦朧中——那是像春泥一樣潤濕，粘着和施惠——人們能聽到恰在牧場那邊起重機在渺茫的夜的出沒裏嗚嗚地叫着。

那天晚上決定了開始耕耘。決定在太陽剛出來時開始工作。那晚上沒有一個人睡着過。從半夜起，那些小雄雞——在這裏，在遠遠的堤岸的那邊，有幾十公里距離的光景——那麼雄壯地喔喔地叫着，好像要使全世界都響澈着聲音似的。那河流，在夏天祇有齊人的肚子那麼深，現在已經可以在裏面撐過木排了。整晚耕耘隊員坐在他們的門階上抽着烟，或是環躺在畜欄的乾草上，也在抽烟。狄倫退夫老頭子，綽號叫做「祖國的敵人」的，曾經同他的女兒們橫渡過河流，雖然並不是爲了什麼事務；他從他的門階上開蕩到畜欄，於是又重新回到他的門那裏，於是又走到耕種機司機人和農場的辦事員那裏去。每一個地方——在他的門階上，在畜欄那裏，在耕種機的司機人那裏——他總是對大家說：

「他們一點不耕種就讓秋季溜過去，他們這樣做，這些魔鬼們，現在我們就不能不來彌補了。」

對於拉拂倫蒂這並不是通常的耕耘，而是他的冬季所學的實用。到七點鐘，他給了他的耕種機最後的一瞥，從八點鐘到半夜他一直睡在橫在耕種機旁邊的乾草上，拿他的羊皮外套蓋着身子。把他叫醒的，就是狄倫退夫老頭子的女兒阿嘉卡。

「你這長眼鶴，這都是我吃苦。醒來！我是你們一隊的領袖。」她用了頑皮的聲調說，愛撫地拍拍他的肩頭。「起來！我要對他們說了，我來做你的助手。你從不曉得，你曉得，你也許需要一次耕耘，或是別的什麼。好，不管怎樣，這都是我阿嘉卡……」

他們向黑夜驅車而出。阿嘉卡慢慢的靠近拉拂倫蒂的右臂。

指定給拉拂倫蒂耕種的那塊地帶，恰恰在牧場那邊。到了那裏，他們就劃出一條路給耕種機通過。在黑暗裏，拉拂倫蒂的黑的肩膀顯得更寬更黑了，而阿嘉卡的白的頭巾更明亮地閃耀着。他們在那塊地的盡頭碰了面，阿嘉卡的肩膀發抖起來。

在他們到耕種機那裏的時候，東方的天空點染着紫色和綠色。拉拂倫蒂開動了發動機，在舵輪旁邊坐下。向着他那一塊地的邊界前進，他解下犁頭，又開動耕種機，耕耘了兩米突之後又停下來。阿嘉卡在他旁邊，拉拂倫蒂彎腰向着未耕過的土壤，拿了一塊土在他手裏，開始細心地檢察牠，好像他第一次看見土壤一樣。

「土壤的構造，」他說，「在化學和物理學上講，在許多要素中特別依賴耕耘的條件。土壤能夠受鹼質性的化學作用。鹼質性的溶液和結晶的鹽類……」

拉拂倫蒂從新的觀點去看土壤，並不是因為牠蓋滿了雪變成新鮮了，倒是因為從他在冬季所讀的書裏吸取了關於土壤的知識。

接着是悠長而艱難的工作日，拉拂倫蒂在陽光和風裏仔細地耕犁着土壤。

在正午，阿嘉卡去吃飯，他們是坐在耕種機上吃的——從耕種機上看去，好像他們是坐在高出於地面的地方一樣。在日落時他吃撒了鹽的麵包，面對着面。

「你累了嗎？」拉拂倫蒂問，「你知道你不能不坐在地面上。你站了一整天了——坐到耕種機上面來吧。」

落日的餘暉照耀着阿嘉卡的兩睛，她正在一面嚼着她的麵包，一面頭皮地微笑着。

「不要熱昏吧……」她說，但是她坐在舵輪旁邊了。她

又吃了一片粗厚的麵包，好像蓋滿了白霜一樣地撒滿了鹽。

於是他們一直工作到這個時候，他們發覺了夜已經像煤烟一樣黑，而且正在結霜了。

在他們的歸途，阿嘉卡又慢慢地挨近拉拂倫蒂。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打着瞌睡，她的頭在越過路上的裂口時低垂下來。

「明天又會乾了……」她在睡夢中說，「振作起精神來……我們整夜地耕耘着……祇是我們要活潑一點；告訴我，拉拂倫蒂你是真正誠意的愛我嗎……」

事務所的燈光通通燃了，庭院活像一所劊營。克里曼託夫老頭抓住了新主席。主席把頭劃得光光的，他僅有的毛髮就是他的睫毛。他穿着威靈頓式的長靴。

「你還不知道我呢，」克里曼託夫對他說，「我是二個筆直的人，當面說人家的直話……你知道拉拂倫蒂嗎？」

「那個拉拂倫蒂？」

「那個耕種機的司機人。除了我的兩個女兒外，我在世界上真是孤單單的。我的女兒還是未結婚的。我現在想的就是這件事。你知道如今女人是怎樣的生活。她們不需要老是抱住母牛的肚子了。現在我女兒賺的錢比男子還多。她們吃好的，穿好的，再不需要做老處女了。女人成了她自己的主人了。」

「這和那耕種機的司機人有甚麼相干？」

「我正要說給你聽呀。像我剛才說的，她成了她自己的主人了。現在我的女兒比我還要鬧氣，這是用不着否認的。這個耕種機的司機人——現在他一心想了我的阿嘉卡。他們常常一塊兒坐在田野裏。他們剛剛回來了。他給了她一些肥皂和一條手巾去洗臉。我沒有意思要說壞話，我也不要得罪甚麼人。但是在從前人們規規矩矩地結婚，而且他們也不惜請一次酒……但是現在——她不讓一個人挨近她。她和他一樣賺錢……假使她選擇錯了，她自然也不會餓死的。……但這到底不是辦法。我替我周圍的人害羞。祇想想，假使阿嘉卡和他同居了六個月，又跟另一個男子去了，那成甚麼話呢……在從前人們也還有羞恥心。」

「你可以向孔莫案莫爾控告。」

「你說甚麼？」

「你知道在城裏假如一個年青的男子或是女子行為不正的時候，你可以去控告他們的。假如一個男人把女人養成家庭式的，後來又把她丟在困難中。她就可以向孔莫案莫爾的細胞或婦女組織去控告。他們就會把他登在壁報上。而且假如他們發覺了他是個婊子養的，他們就會把他的頭都咬掉。這樣，他第二次吊膀子的時候就不能不三思而行了。」

「那就是說，還有一種孔莫案莫爾的責任嗎？」

「正是。」

拉拂倫蒂和阿嘉卡在第二天早晨太陽還沒有出就起來了。把油塗在耕種機上，拉拂倫蒂想着結晶的現象。

「讓我們想像一下普通的食鹽是混和着水的。鹽溶解在水裏。你加些鹽上去，牠又溶解了。你再加一些上去，結晶

體就開始形成了。牠們會繼續增多，一直到水裏所有的鹽通通變成了結晶體。結晶的化學過程是在水溶液被加滿了鹽的時候開始的。」

拉拂倫蒂一個字一個字地回憶着這段摘錄。突然，他的思想愉快地轉向他自己的生活。他的同伴們的生活，他的工作和土壤。他的思想百書一般地轉了個向，恰像一段引用一樣。

「革命傳統的鹽十五年來加在農民身上，而這個晚上牠又加滿在拉拂倫蒂和潘菲羅夫的意識上，而形成新的結晶了。」

拉拂倫蒂把自己看成了第三者，好像他看見他的名字印在壁報上一樣，他將要替那壁報寫一篇關於農民意識的革新的結晶的論文。拉拂倫蒂叫喊着。

「阿嘉卡……的時候了，我們要出發了！」

拉拂倫蒂愉快地響激着。

他們又在黑夜出發，當小雄雞正在叫遍大地的時候。一鈎明月掛在天空，這像古時候一樣的鈎形，祇有在耶穌復活節的第三天可以看見；雖然霜把大地凝固了，但是牠卻發出了春的氣息。阿嘉卡又在他的旁邊。在橋上，他們遇見了「祖國的敵人」，他攔住了耕種機。「拉拂倫蒂，你是一個孔莫案莫爾不是？」他嚴峻地說，「因為假如你不是，就當心一點吧。至於你，阿嘉卡，我叫你加入孔莫案莫爾。聽你自己父親說的話，加入吧。因為我要他們在愛你之前多想一想。」

小姐底悲劇

白薇

春風，溫柔地吹蕩柳絲，柳絮蓬蓬的在池畔飄拂。
三小姐穿着雲霞一樣的錦衣，手玩長垂的柳條，面影映在清波如鏡的池裏。

豐滿的圓圓的臉龐，看側影是怪好的輪廓，頗大的嘴巴，清笑時格外有魅力，鼻子不高不低，大而美的眼睛，顯得非常聰明，濃眉彎彎有力的，一條條的縱髮，掩着豐頰，長垂肩頭，含情不語地，彷彿沉醉花鳥綠樹，春色滿園的風景裏。她却別有心思，不知要對誰訴衷腸。

紅花，白花，紫花，幾十種，嬌艷的開遍人工的花場；芽黃的，軟絨絨的嫩草，滿園滿地生氣勃勃地；碧桃絢爛，烏狂啼，玫瑰吐豔，春風暖。小姐觀物傷情地，對澄清的池中，添幾滴惱春的淚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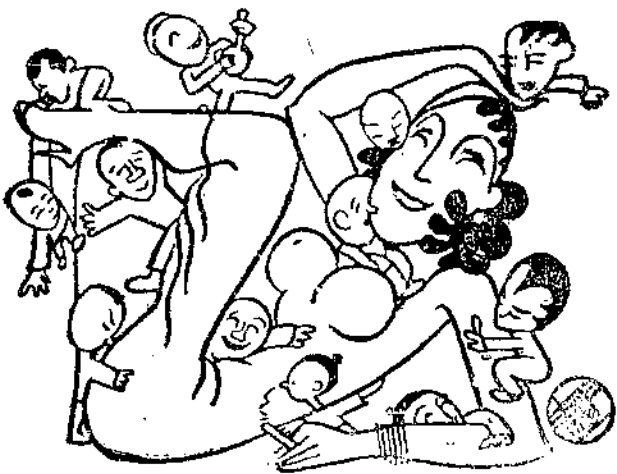
「溫柔的青年期，和我怪親切地：手牽手，笑嘻嘻，山上水邊飛翔去，天真活潑的，是童年的愛友，是初戀的對手，曾有一時熱如火，現在他還戀迷迷。可能和他結婚麼？他太公子氣！揮金如沙地。」

俊秀的青年輩，和我怪相愛的：花間月下，隨處有我們底情語，送他萬里外，我心痛如割。他生就迷人的媚眼，鼻尖高聳地，唇兒是多末醉人呵，態度又大方高貴。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他不

斷地給我親密的信，把我當他底意中人。他懂得一切，瞭解一切，更愛我一切。可能和他結婚麼？他是公子哥兒的典型者，他是不大用功的，他會相信人類光明的前途嗎？他會想到整個的社會，非澈底改造不可嗎？我是憧憬着人類的解放，他不會和我底行為思想相衝突嗎？

勇敢的青年輩，和我怪相好的：我們樸實的交際，寬敬也甜蜜，鄉間，野邊，城市中，雙飛如燕子般快樂；在他患難裏，我又不顧一切地，設計，幫助，使他脫離危險。他是「力」的表現者，他那率直的情感，才能使我心悅心樂；只有他們那艱苦的事業，才能使我心神向往；只有人人努力他們底理想，才會實現光明的社會。我愛他那偉大的精神，甚過我愛一切！可能和他結婚麼？我是不能喫苦的，我不能過他那樣的生活！

有錢的青年輩，和我怪相投的：戲院，舞場，公園，宴會上，我們是形影不離地。他美麗，甜蜜，溫存，更對我體貼入微，熱戀如火，金錢可儘我揮霍。可能和他結婚麼？的確，他是聰明絕頂，怪可愛的。但他底聰明才力，用在另一種事業的



紅明星的私生活

發展了，甚麼新思想，社會的進展和機構，新興的藝術與文學，他是太不懂得了！他不見得能瞭解我底志趣，同情我底行為吧？他雖想努力向上，別人不會譏笑我和一個淺薄的人結婚嗎？他太缺少學識的修養，他沒有名氣，這是致命傷！」

「啊，天！怎麼不把他們底長處，生做一人給我愛？這是我底悲劇！」

三小姐從憶想中把頭抬起，這樣深深地嘆氣。她只知道怪天不把幾位青年底長處，合在一個人身上給她愛，這是她底悲劇。却不知道她根本底思想不澈底，一面而留念着優越的生活，自己不能喫苦；一面又憧憬社會的解放，同情革命的行為，才是她真正的悲劇。

柳絮是那末依稀，園景是那末一般美麗：林鳥樹樹飛躍，熱叫狂啼；梨花迎風搖拽，競鮮艷，比嬌媚。她低着頭，輕步慢走，攔攔的春光，不敢領略地。

自然，奏着愉快的音樂；小姐，深帶悲艷的神態。

一一，一四，作。

苦言抄

魏育

——關於「神女」與「桃李劫」——

我想對最近博得好評的兩張影片的劇作者和影評人提出幾句苦言，希望這些不被人看作矯情的偏見。

我承認，吳永剛的「神女」的成功，是今年下半期的中國影壇的最大的收獲，同時，我也以最大的熱情，歡迎這奇蹟般的新人的出現，但是，祇因為我們希望這位新的導演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成功，和希望着在他新的作品中能夠有更正確的發展，我們不能不在潮水般的好評中間，提出一點重要的，可是為一般影評所忽視了的缺點。

差不多不必重複，「神女」的主題是在表現現社會體制下的一個可憐的女性的遭遇，劇作者用他火一般的熱情，對於使那些無辜的「神女」們受罪的社

會表示了無窮的憎惡。所以，就全體

講，爲着要正確地表現出這種主題，爲

着要使觀衆得到對於社會體制的更深刻

的認識，必然的要將兩對峙着的對象刻

劃清楚，換句話講，就是要使觀衆明

白，阮玲玉的一切悲慘的遭遇，都是不

合理的社會對於她的必然的賜賚，而絕

不是偶然的不幸。在「神女」，劇作者

向着這一方用了功，對於職業，教

育，和兒童問題，也都表示了並不歪曲

現實的結論，但是，也許是出於劇作者

的意外，在表現和描寫中間，因爲將

章志直的那根線條畫得太強，和將求職

問題，娼妓問題等等的線條畫得太弱，

所以結果是形成了喧賓奪主的形態，就

是，使包括在社會體制裏面的一種偶爾

的不幸和因這不幸而引起的糾紛，代替

了全劇的主線，說明白一點，在「神

女」，對觀衆的印象，似乎壓迫阮玲

玉最利害最慘酷的，並不是整個的社會

體制，而祇是個人的章志直這流氓的存

在，很明白，觀衆痛恨流氓，甚於其餘

的一切，反轉來講，他們感到，假使沒

有這個十惡不赦的流氓，或者在最後那

流氓不偷竊她所貯藏的金錢，也許她們

母子還有重見光明的日子，可是實際

上，即使沒有章志直，阮玲玉的境遇還

是同樣的悲慘而不幸的。

我們從劇作者深切地描寫社會的冷

酷和人類的偏見的時候，看出了他企圖

避免這一缺點的努力，但是分散的點

彩，是蓋不了粗大的直線的。

再說，我們承認，吳永剛的成功，

一方面表示了中國電影的急速的成長，

他方面也就是對於一切沈湮在腐敗的和

生活裏面的不圖進步的人們投擲了一顆

有力的爆彈。我們祝福他的成功，我們

希望他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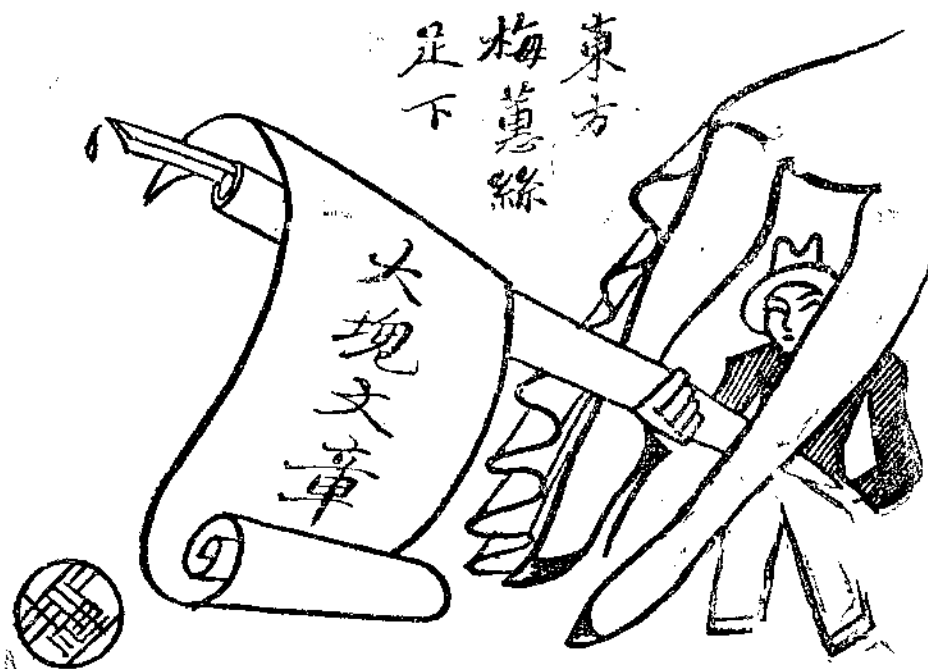
「桃李劫」，在技術上還包藏着許多的缺點，（尤其是在化粧，製片和攝影。）但是，在編劇，在演技，在音響與音樂的應用，我們敢大膽地說，是中國聲片裏面的僅有的傑作，不，也可以說，這影片是粗具有聲電影所應有的條件的中國的第一部有聲影片，（過去的聲片，實際上是默片加對話而已。）這一點，應雲衛和他的合作者的功績是不能淹沒的。

這是一部暴露影片，對於智識階級的職業問題：婦女問題，都有了相當深刻的暴露，但是，這也和「神女」一樣，因為故事線路配置和描寫力點安放的關係，部份的招致了和作劇者企圖相反的結果。袁牧之和陳波兒，在這兒代表着兩種不同的個性，前者是直情逕行的具有強烈的正義感的青年，後者却是一個

和本事所說一般的「比較的懂得世故的女子」，爲着正義，人道，和智識階級的潔癖，前者是不顧一身的利害和不辭任何的犧牲的，而後者呢，始終是殘留在潔身自愛和隱忍自重的程度，很明白，作劇者的同情，是集注在前者的身上，並且要從後者的人生哲學的破滅，而顯示出前者之光彩的，可是在這兒男主角兩次爲着人道而和他的「上司」衝突的時候，祇因爲作劇者用了避重就輕的方法，一方面不用具體的事象而用台辭來說明了他的主張，和他方面沒有他所預測一般的對於人道的危害來證實那些人道之賊們的對於社會的毒害，所以素朴的觀眾，對於袁牧之的個性，造成了一種歪曲的理解，他太驕直，他不懂得實際社會，乃至，他不恤因爲自己的「杞憂」而犧牲他妻兒的生命。於是，兩者相較，後者（陳波兒）的人生哲學勝利了，素朴的觀眾說，在現實社會袁牧之式的率直是走不通的，——當然，這結論是和原作者的企圖相違背了。

用具象的事實（畫面）來暴露「超

過噸位裝貨」和「減少水泥成分」的那種損人利己的行爲，使觀眾因爲對於那種的憤怒，而明白地認識社會上有陶建平式的人物的必要，換句話講，當我們要建立一個人生哲學的時候，我們一定要使觀眾的同情集中在代表這種哲學的人物身上，——這一點，我以爲我們有爲的作劇者是應該加以深甚之考慮的。



半張紙片

瑞典 August Strindberg 原著
黃嘉音 譯

原著者 August Strindberg (一八四

九——一九二二) 爲瑞典之天才戲劇及小說作

家。本篇乃自一九二八年出版之「瑞典短篇傑

作集」中選擇者。——譯者註

末了一輛搬場的行李車已經去了；房客，一個帽子上纏着一條孝帶的青年，在這空房子裏遊步着，看着有沒有遺下甚麼東西。沒，沒有遺下的東西，沒有。他走到走廊上去，決意永久不再去想起他在這大廈中所經歷的一切。可是那邊，在牆上，近電話機的地方，有一張蓋滿着字的紙片。是許多種筆跡所寫的；有的十分清楚，黑墨水寫的；有的用黑色和紅色和藍色的鉛筆亂塗的。那裏記載着短短的兩年中所存在的整個美麗的羅曼斯。他所決意要忘掉的一切都寫在那邊——半張紙片上所記的一點人類歷史。

他把那張紙片拿下來。那是一張閃耀着光輝的爲陽光所晒黃的草寫紙。他把紙片擺在居室中的壁爐架下俯下身去，他開始看下去。

頭一個是她的名字：亞麗絲——他所認得的最美麗的名字，因爲那是他的愛人的名字。旁邊有一個號數，一五·一一——好像是禮拜堂裏詩板上的一首讚美詩的首

數。

下面潦草地寫着：銀行。他便在那裏辦事，那神怪的工作是他的麵包，房子，家庭——人生的基礎。號數上重重地劃了一筆黑線，因爲那銀行倒閉了，在一個短時間的着急之後，他進另外一間銀行去做事。

接着是租馬廄和花匠——那是當他們訂婚的時候，他有着——一滿袋的錢。

木器行——修裝店——他們置備他們的房子。捷運局——他們搬進來。歌劇院售票處，五〇·五〇。——他們新近才結婚，在星期日晚上看歌劇去。他們最快活的時間是在那裏過的，安靜地坐着，他們的心交織於舞台彼方的夢境的美麗與和諧中。

接下一個男人的名字（劃掉了），一個揮煥騰的朋友，可是他失敗了——爲顯達所昏迷——以致一蹶不振，不得不逃到鄉間去。成功這燭火是這麼短暫的啊！

現在這對夫妻的生活上出現了一些新的事物了。一個鉛筆寫的女人的手筆，「妹妹」，甚麼妹妹呢？啊！那穿着灰色的長外套，有着嬌媚的，同情的臉孔的，她靜悄悄地進來，從來不走過客堂，而從走廊上走到臥室

裏去。在她名字之下寫着：L——醫生。

在這裏，單子上頭一次出現一個親戚——母親。那是他的父母，她因爲恐怕驚擾新婚者，所以謹慎地跑開。可是現在她被請，而很樂意地來了，因爲需要她。

下面是用紅色和藍色鉛筆寫的字。荊頭行。女僕去了，得叫一個新的。藥鋪——嘔！事情漸漸灰黯了。牛乳糊——訂牛奶了，消毒的牛奶。食品公司，肉店，和別的。家務是以電話支配了。那屋中的主婦不理家務了嗎？不。她睡在牀上。

接下去的他不能看了，因爲那些在他的眼前發黑，好像要叫墮入海中的人看過鹽水一般。可是那上頭用黑字很清楚地寫着：殯儀館。

明白了！——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棺材。在括弧裏注着：「葬葬的。」

一切都完了。最後變成灰塵，一切動物的命運。他拿起那張晒黃的紙片，吻它，小心地摺好，擺在胸袋裏。

在兩分鐘裏，他重渡了他兩年的生活。可是他走出去的時候並不低着頭。反而，他把頭高高地仰着，像一個驕傲和快樂的人，因爲他曉得他已經得到了一些生活所能賜予人類的最優美的部份了。嗚呼！還有多少人沒有經過這種生活啊。

遊北陵

戴平萬

「他們自得地笑了笑，閃着鄙視的眼光，加道，『誰見過遊北陵要錢的。』」

北陵算是瀋陽近郊的大古迹，比城裏的故宮好玩得多。書上說：瀋陽北陵是清皇太極的陵寢，十里松林，又高又古，真是名勝之地。可是據本地友人說，北陵沒有東陵好逛。東陵在千山，石徑流泉，山光鳥語，儘可以不管甚麼皇陵不皇陵，天然的景物，自能教人留戀的。

由他日站開專車，並且大減價，到東陵只要四毛錢，還可白吃清茶一杯，而我只逛了北陵。

「遊北陵」，這是朋輩間的一個新術語，自然是十分不大衆化的新術語，大概新術語辭典也未嘗採錄的。正因為牠的不容易知道，才能在我們中間流行起來。到後來，連紗廠的那個怪天真的高麗女孩，也會說「你們到底遊北陵了沒有？」只可惜緩緩地普遍化了，連日本人也有點知道，終於把這新術語作廢。怪有趣的，一個新術語，不用牠真有點捨不得啊！

因為整個瀋陽城市給日本人及其狗們佔了去，人們是連吃飯拉屎都得加小心，當然不會有一個說話自由的特許證給你的。何況又是一班有血氣的青年們，那竟沒有自由可說。但是，總是忍不住，時常要議論日本人的短處，陰謀，而苦沒有暢所欲言的地方，於是想到了北

陵。

那時，正值盛夏，工業區的廣場上，每天可以看見兩三部大板車停在那兒，車身上披了一大幅白布，寫着：「消夏之好處所——北陵」和「到北陵去」等標語。多醒目，多有味，全是日本作風呢！雖是遊者寥寥，但，除了一些穿襪裝，背水袋，帶照相箱，手拿小棍（實在粗得不像一根士提克）的東洋遊客，還有木履和日本婦女的小紅紙傘，再加上高麗簞子的小鼓和歌聲，就夠驚醒那個躺在野松林裏躺了三百年的鬼皇帝了。要是星期日，還可以看見日本小學校的專車。

不過，還應該說明一點，那就是遊北陵的中國人絕少，也可說沒有。有人說，東三省人全是亡了國的，沒有心腸去吊古，去閒逛。也有人說，咱們中國人遊厭了，誰樂意時常上那兒，有陰險的，即如我們幾個人到了皇宮後院的「陵寢」前門，那兩位賣門票的「老同胞」也是說：

「勸你們不必進去罷，白花了五毛日金。裏面也沒有東西好看，只是騙騙日本人，他們才肯花錢，怪樂意的在裏面鬧了半天，誰知道樂甚麼。咱們中國人來買票，我們都勸他別買，讓日本人立了法子騙他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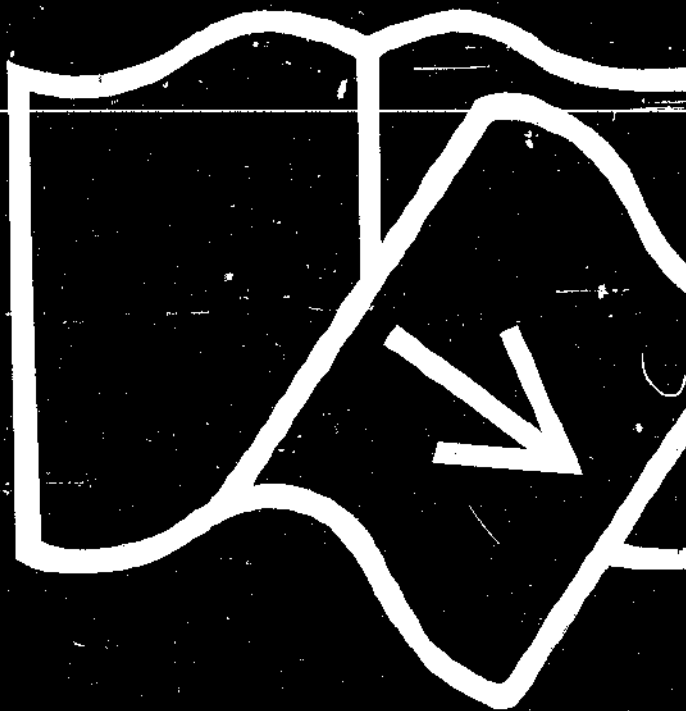
當然我們同意了賣票人的話，不白花錢，可是我有點不甘心，總想看看。一個同伴提議攀松樹，從上俯下，裏面的一切自然鳥瞰無遺。我馬上請這提議者實行他的辦法。他真不愧是個在屯裏長大的人，他的攀樹枝能簡直像猴子。於是在松樹的高枝上報告道：

「中間一座小宮殿，還有一座高過圍牆的小山兒，此外便是大松樹，別的可再沒有了。」

這樣的玩法，雖然是可慰情，而實在太對不住那些低徊摩挲的吊古詩人了。可是我們不管，居然很滿足地穿進大松林裏去。

從密密層層的深綠處的松葉的毛團中，漏下了一片片的青天，更顯得松色的莊嚴，天色的慈和。而太陽光也變得分外媚人。我們都爬上低亞的松枝圍住談天。那高枝上的毛虫，也好像情不自禁的，想下來和我們一道，舒舒那狹小的胸膛裏的積鬱，從樹上垂下柔絲，一團團地在我們的眼前擺動，正像江南暮春的飛絮。靜穆的松林裏，除了我們的談話之外，還有老鷹在樹梢頭劃然長嘯，和啄木鳥啄木的響聲。

這「雅集」的背景實在是大美了，可是你說牠醜也不能再有第二個的。然而，「遊北陵」終於變成我們朋輩間的新術語，後來連這術語也不能再用了。那真是自由的國土啊！還在關外的愛友們，現在又是怎樣，還「遊北陵」不？



原件短缺

第四，臉譜。臉譜脫胎於假面，這是比較可靠的說法。

中國假面的來源，好象不是「國粹」的；是漢唐之間自西域傳來的。唐代存留到現在的面具，只有「胡飲酒」等數個被保存在日本，圖案性很重。好像在唐代假面很流行，據說蘭陵王因為貌美，怕不足以威人，便帶了假面去打仗。後來宋代流行着「一支唐代傳下的蘭陵王破陣樂大曲，相傳舞的人是帶了面具的。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臉譜初來到戲劇之中，是部份地含有裝飾意義的，

然而臉譜底意義，在現在決不是如此簡單的。現存的臉譜，大約有紅臉，黑臉，淨粉臉，碎粉臉，碎臉（名字是杜撰的，因為沒有固定的名稱）等。其中有一部分是表現某人面部特徵或非人類的顏面：如大鵬金翅鳥，孫猴子，猪八戒，楊志的青面等。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表現某劇中本角色的情感，如「碰碑」中之楊七郎。此外，就是那些「象徵」的臉譜了。

奸臣的臉是粉的，但是不一定不好的就不粉。而奸臣的粉臉也不是完全沒有個性表現的。曹操和許多奸臣都是碎粉臉，就是在粉底上加上若干黑色的皺紋；這皺紋是幫助描寫出一個工於心計的人的表情的。不過不能說有近代舞台化裝的皺紋這樣進步罷了。

大半的碎臉都是按照演義小說上所描寫 去表示本角色

的面部特性和性格的，如鼻孔的形式，眼的位置，眉的高下等等。但有兩個條件限制着：其一是裝飾性，又一是技術的不足；因此在保持裝飾本位主義和技窮的時候，「金錢豹」的臉上就畫上幾個金錢，以及做出如此這般的事情來了——然而這不能算是象徵。

但是爲了補救技巧的不足，便進一步來了對於顏色加上一定的意義。如「紅」表「忠」等是。這種給顏色加上一定意義的辦法，不只是中國。在外國過去也是流行的：如馬查所說：「浪漫主義者爲各種色都贈予一種一定的永世不變的內容與意義，并如德國浪漫主義者奧倫凱在他底『色之研究』中斷定三個基本色——黃藍紅——乃是神怪的三位一體，——白色爲「善」，黑色爲「惡」……」。不僅西洋如此，一切民族原始時代都把色固定爲一定的意義，如格羅塞所敘述過的。但這許多對於色的固定，乃是圖騰的禁忌，即是說，是汎神主義的表現，或是封建的階級主義，宗教性的以及品位的表現。對於臉譜之色的意義，我們只能說它是封建品位的表現，而不是近代象徵主義的表現。

以上我們只就形式方面論證了舊劇的非象徵主義，至於它底內容的批判，這裏一點也沒有觸及，要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談了。

一九三四，十二月十日。

舊戲中爲什麼產生了「象徵主義」

張庚

說我國舊戲是象徵主義的，這是一個開玩笑的話頭。無論從象徵主義產生的時代，從它所內涵的意義，從它底作品形式與內容來說，都是講不過去的。梅特林克爲了逃避現實而成了象徵主義者，古爾蒙因了對於現實絕望而成了象徵主義者，這和中國舊戲是積極地當作社會制約的武器而被使用是大不相同的。

然而人們終於說中國舊戲是象徵主義的了。

我們考查這誤會的原因，在於不明白中國舊戲的幾個舞台特質，而這些特質又恰巧是逼成了「象徵主義」的原因。

第一，劇本上的特質。中國劇作是從來沒有西洋古典劇那種三一律的限制的。時間一點不用說它。地點一項，不僅是不像西洋古典劇的全劇限於一地，卽如西洋近代劇那樣每幕或每場在一定地點的限制都沒有；常常在一場之中，經舞台的這端走向另一端，或在台中轉幾個圈子，卽算是到了另一個地方了。在這種地方，不僅是靠了實際，同時還需要想像才能使人完全清楚這場面的整個故事進展的。

第二，舞台裝置上的原始性。嚴格地說來。可以說是沒

等必須有特殊的規定了的動作。因了舞台裝置的問題，聯帶着來的便是道具的問題，於是乎渡河沒有船而祇剩了槳，騎馬只剩了馬鞭，坐車便是站在兩面畫着車輪的旗子中間了。我們可以大胆說這決不是象徵主義，比方城樓，誠然只是一塊畫着磚砌的布，然而它底意義并非用布「象徵」城樓，而是因陋就簡的布景。

第三，戲劇底圖式化。說到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稍稍帶寫幾筆：中國戲劇底發展是從音樂，跳舞，魔術（是遊戲性的，不是原始宗教性的），文學等綜合而成的。到唐代止的音樂跳舞，到宋代止的「百戲」，以及唐宋以來詩歌的發展，歷史，傳奇故事，民間傳說的發展，才完成了元代的正式戲劇。所以中國戲劇本質上是律動化的，不是純「散文」的。因此，身段，道白，場面上人物的位置莫不是圖式地帶有跳舞性音樂性的；唱，那是更不必說。這也就是中國戲舞台少不了一套鑼鼓的原故了——爲了按照鑼鼓點子動作，爲了跟着一定的板路唱和唸，演員們不能不改變了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動作和言語，使它圖式化，動律化。這也就是一般誤

有舞台裝置的。所以進門必須暗示地抬腳，上下樓，進密門

會中國戲中象徵主義之字王均原目之一了。

電影劇本

「胡蘿蔔鬚」

方均

Poil de Carotte—Scénario

原作 賴納 (Tulas Renard)

改編 杜微非葉 (Tulien Durivior)

○ (淡入) 雷辟克先生家 屋內

|| (腳步聲) 雷辟克先生下樓梯。(鏡頭

—— 足部搖上照到全身)

〔女僕奧諾琳〕啊，是雷辟克先生，你

好？

〔雷辟克夫人〕奧諾琳，你瘋了，怎

麼對先生講話一點沒有規矩。

〔奧諾琳〕太太，你曉得，老爺是滿不在乎的。

〔夫人〕也許呢。不過你應該知道高低。用人總歸是用人呀。

|| 雷辟克好像沒有聽到女人們談話的樣子，走下樓梯，(鏡頭移動) 手裏拿着煙斗，走到牆邊，拿下獵鎗，向屋

內走去，(移動) 着上衣。老太婆奧

諾琳走過來。

〔奧諾琳〕你出去嗎？這麼熱，不要穿上衣了罷。

〔腳步聲〕雷辟克也不回答，奧諾琳提着洋鐵桶，一個講着走去。

〔奧諾琳〕今天放暑假了。你不會忘記到車站接小孩子去？我已經告訴長工，叫把小車拉來，預備去搬行李。

雷辟克不聲不響，(搖鏡頭) 拿草帽向頭上戴。

〔夫人〕你真不錯，這麼熱，還要帶草帽……
雷辟克板板的樣子，也不回話，另帶

一只帽子，敲敲掛鐘，開門出去了。

(鏡頭向右搖) 雷辟克夫人，出門的扮裝，用歇斯的黑的調子在發牢騷。

〔夫人〕你這石頭！一句話也沒有，就這樣子過了！啊，這就是家庭！

○ 學校 講堂內

|| 作文簿 (特寫)

〔校長〕家庭，這是許多不能互相理解的人硬湊在一座房子裏的結合。

—— (鏡頭後退) 拿作文簿站在那裏的校長。低着頭站在對面的胡蘿蔔鬚。

學生們走過背後的廊下。

〔校長〕這是你寫的嗎？佛朗索亞·雷辟克。

胡蘿蔔鬚不講話。

〔校長〕暑假中你要回去了。你要在家庭裏住兩個月。所以我要你講講這兩句話的意思。這思想是很怪誕的父母犧牲自己供給你讀書却得了這樣的結

果。你父親待你不好嗎？

|| 胡蘿蔔鬚抬起頭來。

〔胡蘿蔔鬚〕雷辟克先生……

〔校長〕什麼？雷辟克先生？

|| 校長和胡蘿蔔鬚。胡蘿蔔鬚提着皮

箱，一點沒有高興回家的樣子。

〔胡蘿蔔鬚〕是的，雷辟克先生。我的

父親。

〔校長〕是呀，你的父親怎麼樣呢？

〔胡蘿蔔鬚〕我們並不多見面，但是我

記得很清楚。他不大在家，他常去打

獵，他常到巴黎去打官司。在家裏，

他也很少說話，他也不大笑，哥哥

做怪樣子的時候他在鬍子裏輕輕地笑

笑。

〔校長〕他很愛你能？

〔胡蘿蔔鬚〕我想是的罷。不過他特

別，喜歡也不肯講出來。

〔校長〕你母親呢？

〔胡蘿蔔鬚〕太太嗎？她歡喜講話。她

一個人在爭吵。雷辟克先生越不講

話，太太却越要講。她對誰都要講。

講給雷辟克先生，他不理她；講給哥

哥，他高興的時候回答兩句；講給狗

……狗給她搖搖尾把。

〔笑聲〕校長和雷辟克相視而笑。

○雷辟克家 門口

|| 狗。撫弄狗的雷辟克的手。

|| 雷辟克牽着狗。

〔雷辟克〕米諾（狗名），來，散散步，

以後到火車站去。

○屋內

|| 雷辟克夫人——（搖鏡頭）老太婆與

諾琳在掃地板。站起來。

|| 夫人的手拿着一隻盤子送在老太婆面

前。

〔夫人〕你瞧這盤子沒有拭乾，老太

婆！

〔奧諾琳〕沒有乾？那是櫥裏有濕氣

呀。

|| 夫人和奧諾琳。夫人板起面孔。

〔夫人〕櫥裏還有指頭嗎？你瞧這些指

頭印子。

〔奧諾琳〕我怎麼一點也看不見。

〔夫人〕所以我又要怪你了，老太婆。

你聽我說。我不說你懶，你太老了。

沒法子，我得再雇一個人幫幫你。

|| 奧諾琳（特寫）

〔奧諾琳〕琳太太，再添一個人，我怕和

不來的。

|| 夫人，一面戴手套。

〔夫人〕我也相信，所以我雇了一個大

姐。

||（全景）奧諾琳聽她說。

〔奧諾琳〕那麼，太太硬要趕我出去

了。

夫人走過來

〔夫人〕不，你在咱們家裏總有一碗剩

湯剩飯吃的。老太婆，你實在太上年紀了。也應該休息了。上禮拜，我已經叫了一個大姐，也許等我出去了，她就會來的。

奧諾琳失神落魄地跌在椅子上，夫人冷然走出。

○路上

|| 大姐阿耐特站着，雷辟克從前景走過。

〔阿耐特〕請問，先生，雷辟克公館在那兒？

〔雷辟克〕雷辟克的家？你問牠幹嗎？

〔阿耐特〕我叫阿耐特。雷辟克太太叫我來做大姐的。

〔雷辟克〕喔。一直走去，走到第一個十字路，向左轉。

〔阿耐特〕謝謝先生。

阿耐特將去，雷辟克喊住。

〔雷辟克〕喂！你不是到雷辟克家嗎，

那麼……

○講堂

|| 校長和胡蘿蔔鬚。

〔校長〕……你應該想什麼說什麼。看見你父親，你就抱住他。

〔胡蘿蔔鬚〕抱住雷辟克先生嗎？

〔校長〕怕什麼？他又不是電竿。

〔胡蘿蔔鬚〕我情願跳到河裏去。

〔校長〕爲什麼呢？傻孩子。

〔胡蘿蔔鬚〕你要去抱雷辟克先生，那

他會把你一手推開，說：「胡蘿蔔鬚，不要踏了我的腳。」

〔校長〕他們喊你胡蘿蔔鬚嗎？

〔胡蘿蔔鬚〕自然，因爲我的頭髮是這

樣顏色，雷辟克太太便送給我這個綽號。

校長撫弄着胡蘿蔔鬚的頭髮。

〔校長〕這是金髮呀。

〔胡蘿蔔鬚〕太太說是紅的。牠的眼睛

特別好。

〔校長〕好啦。快點去罷。再攪爛會趕不上火車呢。哥哥跟你一塊兒去嗎？

〔胡蘿蔔鬚〕不要緊，我已經是大人了。

胡蘿蔔鬚提着手皮箱，走出講堂。

〔胡蘿蔔鬚〕再會，先生。

〔校長〕在母親面前要聽話，好媽媽是再好不過的。

○路上

|| 〔鐘聲〕雷辟克和阿耐特在繼續談話。

〔雷辟克〕好嗎？是的。她有她自己特

別的樣子，高興的時候，她喊你：「我的小乖乖」，不高興的時候，她

罵你：「這小畜生」……不久你就會曉得她的脾氣。講到雷辟克先生，我

很知道他，他討厭三樣東西。撒謊，亂七八糟和多嘴。好啦，孩子，你去

罷。

〔羊聲〕一羣羊走過，雷辟克走去。

〔阿耐拉〕進來。

〔阿耐特〕太太在家嗎？

〔奧諾琳〕啊啊，是你嗎？

○門口。
雷辟克夫人走過。

○路上

雷辟克和村人站着繼續講話。

〔羊聲〕雷辟克走過來。一羣羊走過。

雷辟克跟村人站着說話。

〔村人〕這回，您一定當選了。我們也

有一個好村長。

〔雷辟克〕哦哦。

個人上天堂去，把我撇開。總而言之，這是一個老頑固，一個吝嗇利己的人。她想讓我跌到地獄裏去。我倒高興。至少我可以不再看見她。好，再會罷，我要上火車接孩子們去，他們由城裏回來了。

○屋內

奧諾琳走到櫥前。

兩人握手別去。

○路上

雷辟克夫人走過。

○屋內

奧諾琳和阿耐特。老太婆一面扭着揩布。

○屋內

盤子（搖過）奧諾琳在看。

〔奧諾琳〕小孩子三個人，胡蘿蔔鬚，裴利克斯和愛勒斯丁，胡蘿蔔鬚頂

小。

〔阿耐特〕胡蘿蔔鬚，這是人的名字

嗎？

阿耐特到那邊屋子裏（後景）拿水壺出來，兩人又繼續講。

〔奧諾琳〕這名字給他倒很好，雷辟克

先生這樣說過。這是一個怪孩子。太

太說他是撒謊，假正經，污醜，懶惰又頑固。

〔阿耐特〕統統都有嗎？

〔奧諾琳〕我沒有留神過。但是，太太既然這樣說，想來總應該是真的罷。

據我看，這孩子是多餘的。你懂嗎？

其實，但也並不那麼壞。他常常會幫

你一手。

〔阿耐特〕我不要人幫忙。

說過，去了。

〔奧諾琳〕這孩子很會做，倒不歡喜玩。

(附註一)關於譯名 Poil de Car

ote 黎烈文先生譯作「紅蘿蔔鬚」，我覺得不妥。按，紅蘿蔔根圓皮紅肉白，而 Carotte 則根細長，色黃赤，恰當我國的胡蘿蔔。不過在俗語上，紅胡不分，也許黎先生因此便譯作紅蘿蔔了。至於 Poil de Carotte 這綽號的來源，劇中，胡蘿蔔鬚和校長的對話中，已經講的很明白：因為這孩子的頭髮是 Blond，她母親討厭他就硬說是

赤黃色而給他派了這個綽號；並且，原

全是從慣的原故。

作指明他臉上雀斑既密且濃，也是得這綽號的一個原因。我們把面孔太長的人叫作「東瓜」，把面孔扁平的人叫作「南瓜」，全是一樣的道理。所以 Poil de Carotte 乾脆譯作「胡蘿蔔」似乎還要簡單恰當些。日人山田珠樹譯作「人參毛」，而岸田國士後來竟譯作「人參」。人參即胡蘿蔔也。我本來想譯作「胡蘿蔔」，現在仍譯作「胡蘿蔔鬚」完

(附註二)此片共九本。現只譯出第一本已經三千多字了。這不是 Intro-duction。但在這裏雷辟克夫婦的性格和關係，胡蘿蔔鬚的性格和環境，都介紹得很充分；而村人所說的村長更是後邊的伏線。杜微非葉的構成力是如何完密周到，的確值得佩服。

蘇聯的電影劇作家

別依曼，米海依爾，尤利也維赤。從一九二七年從事寫作電影劇本，已經製成影片上映過的有「阿霞」，「暴動」，「權威」，「世界之路」，「藍領襟」，「幸運的基恩特」，「逃亡者」，「我的故鄉」等等。

到一九三五年他打算為依·特拉別爾哥導演寫一新劇本名「騎馬的銅像」。

不爾痕，拔維也爾，阿恩得列維赤。從一九二

二年從事寫作電影劇本，經製成影片上映的有「紅霞」(一九二二年)「上帝的名」(一九二四年)。

最近已經寫出着手攝製的新劇本有「修道院長

」(一九三三年)。

最近攝製中的新劇本有「偉大的開展」。

不勞加思斯基，包利斯，利窩維赤。他是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寫作電影劇本，製出上映的有「列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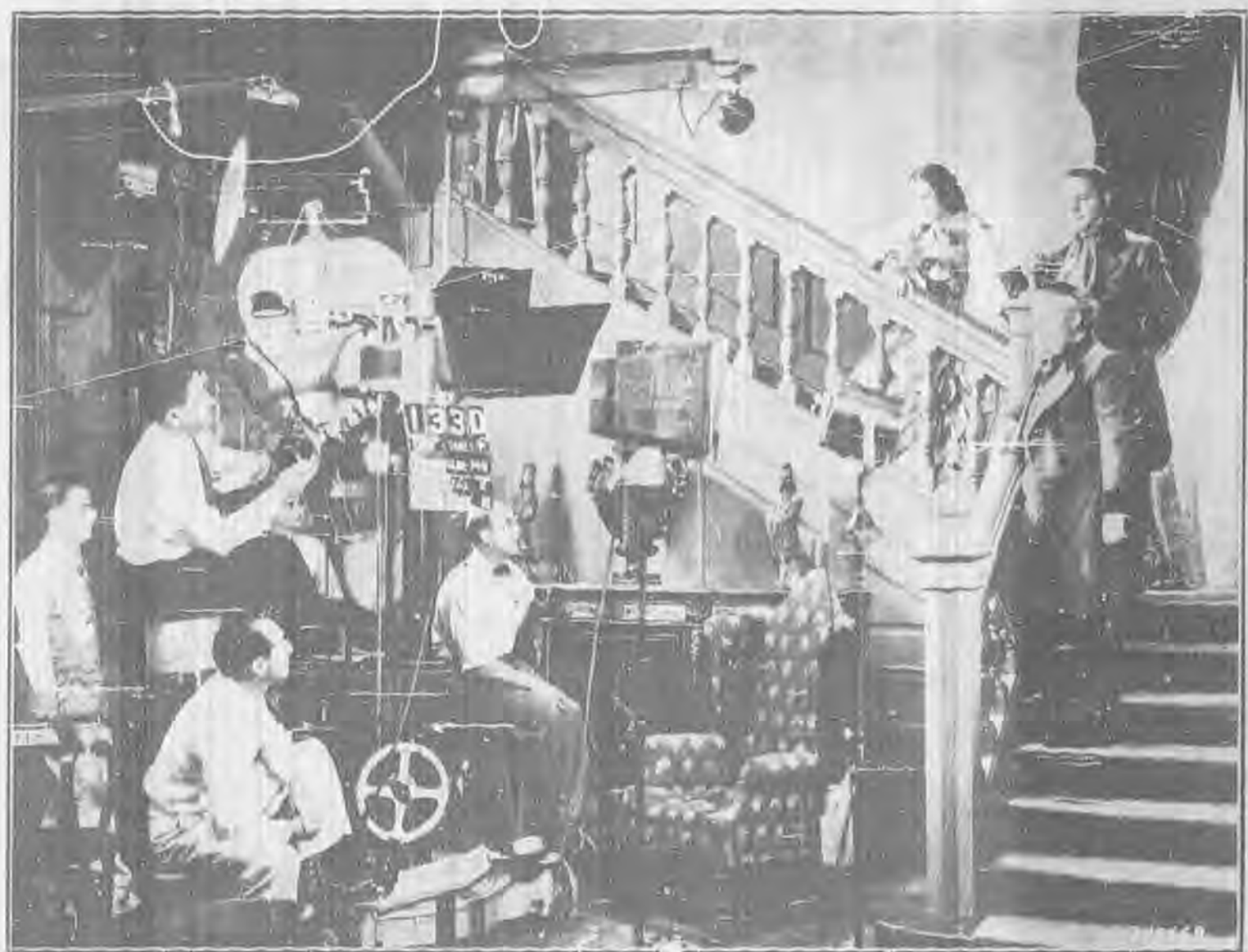
之演講」(一九二八年)「救出這百萬人民」(一九二八年)「殲滅的命運」(一九二九年)「住在海濱的人們」(一九三〇年)「紅寶石」(一九三

一年)「甜美的世界」(一九三二年)「第一聯隊

維奧格拉得斯卡牙，卡德琳娜，尼古拉也夫娜。這幾位女劇作家，是從一九二六年開始寫作電影劇本，到一九二八年才有她的劇本「帝國的餘孽」出現，緊接着就是「逃亡到荒島的人們」(一九二九年)「響午」(一九三〇年)「第一個共產黨員」(一九三一年)。

今年她又寫了「安娜」交給穆·羅姆馬導演。

(麥克)



略記

從「閉怨」(瑪瑪希拉，萊德立馬區，却爾勞頓主演) 傑映之後，人們對於這一位導演柴德勤·佛蘭克林(Sidney Franklin) 開始有了很熱情的注意。就他的導演手法來說，對於劇的氛圍氣把握得最為成功。這不僅是在「閉怨」中是如此，而在以前的「天長地久」(亦為瑪瑪希拉，弗特立馬區主演) 和「再度春風」(約翰巴里程亞和黛娜溫野兒妹主演) 中，也有可愛的成功。至於調子的處理，也極有觸到之處。

馬文·萊洛依(Mavien Lyray) (圖見後頁) 這個名字，從「亡命者」公映之後，在上海觀眾中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對於人們真是記得太真切了。

他是一個才三十五歲的青年導演，他有着渾厚的魄力，雄偉的氣概，明朗的調子，各方面都顯示他的年輕力壯。

從「社會特輯面」(愛特華羅濱潔主演) 到「紅樓春深」(史瑞生主演)，他並沒有給人十分注意，但是「時代的進展」和「亡命者」(二者俱為保羅茂尼主演) 之後，却一躍而為世界名導演了。然而近作「神探尼萊」(保羅茂尼主演) 却又給人失望了，這是一部遠不及同是他導演的歌舞片「四十二號街」的作品。

